



水浒传 中

[明] 施耐庵◎著



水浒传

中

[明] 施耐庵◎著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• 北京 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传 / (明) 施耐庵著. — 北京: 群言出版社, 2015. 5
(中小学生必读丛书)
ISBN 978-7-80256-724-5

I. ①水… II. ①施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明代 IV.
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65438号

责任编辑: 盛利君
装帧设计: 王 鑫

出版发行: 群言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(100006)
网 址: www.qypublish.com
自营网店: <http://qycbs.shop.kongfz.com> (孔夫子旧书网)
<http://www.qypublish.com> (官方网店)
电子信箱: qunyancbs@126.com
总 编 室: 010-65265404 65267783
编 辑 部: 010-65138815 65262436 65276609
发 行 部: 010-65263345 65263836
市 场 部: 010-65220236 65265832 (读者服务)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: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: 50
字 数: 800千字
书 号: ISBN 978-7-80256-724-5
定 价: 66.00元



【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】

目 录

-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/ 1
- 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/ 7
-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/ 20
- 第四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/ 28
- 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/ 39
- 第六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/ 46
-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/ 54
- 第八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/ 61
- 第九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/ 66
- 第十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/ 74
- 第十一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/ 80
- 第十二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/ 86
- 第十三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/ 92
- 第十四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/ 99
- 第十五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/ 104
- 第十六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/ 112
- 第十七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/ 119
- 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/ 128

- 第十九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/ 135
- 第二十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/ 143
- 第二十一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/ 149
- 第二十二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/ 160
- 第二十三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/ 166
- 第二十四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/ 173
- 第二十五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/ 191
- 第二十六回 郓哥大闹授官厅 武松斗杀西门庆 / 197
-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/ 206
-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/ 212
-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/ 217
- 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/ 223
- 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/ 231
-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/ 239
-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/ 249
- 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/ 256
-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/ 265
-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/ 273

- 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/ 280
- 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跳 / 288
- 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/ 297
-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/ 308
-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/ 314
-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/ 324
-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/ 331
-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/ 341
- 第四十五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/ 350
- 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庄 / 360
- 第四十七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/ 368
-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/ 376
-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/ 381
-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用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/ 390
-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/ 396
-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/ 404
-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 / 411
-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/ 421

-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/ 429
-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/ 435
- 第五十七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/ 443
-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/ 451
-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/ 458
-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/ 466
-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/ 474
-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/ 483
-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/ 493
-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夜月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/ 500
-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跳水上报冤 / 507
-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/ 513
-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/ 519
-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/ 527
-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/ 535
- 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/ 541
-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/ 546
-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闹东京 / 556
-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/ 563

-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/ 570
-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谤徽宗 / 578
-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/ 583
-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/ 592
-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/ 599
-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/ 605
-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/ 612
-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赚萧让 / 622
-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/ 630
-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/ 639
-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/ 647
-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/ 654
-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/ 662
-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/ 668
-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/ 674
-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/ 682
-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渡燕青射雁 / 689
- 第九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/ 699
- 第九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/ 707

- 第九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/ 714
- 第九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/ 722
- 第九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/ 732
- 第九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/ 741
- 第九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/ 748
- 第九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/ 755
- 第九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/ 765
- 第一百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/ 778

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

诗曰：

行短亏心只是贫，休生奸计害他人。天公自有安排处，失却便宜损自身。
十分惺惺使五分，留取五分与儿孙。若是十分都使尽，后代儿孙不如人。

当下秦明、黄信两个到栅门外看时，望见两路来的军马，却好都到。一路是宋江、花荣，一路是燕顺、王矮虎，各带一百五十余人。黄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桥，大开栅门，迎接两路人马都到镇上。宋江早传下号令：休要害一个百姓，休伤一个寨兵。叫先打入南寨，把刘高一家老小尽都杀了。王矮虎自先夺了那个妇人。小喽啰尽把应有家私，金银财物宝货之资，都装上车子，再有马匹牛羊，尽数牵了。花荣自到家中，将应有的财物等项，装载上车，搬取妻妹子。内有清风镇上人数，都发还了。众多好汉收拾已了，一行人马离了清风镇，都回到山寨里来。

车辆人马都到山寨，向聚义厅上相会。黄信与众好汉讲礼罢，坐于花荣肩下。宋江叫把花荣老小安顿一所歇处，将刘高财物分赏与众小喽啰。王矮虎拿得那妇人，将去藏在自己房内。燕顺便问道：“刘高的妻今在何处？”王矮虎答道：“今番须与小弟做个押寨夫人。”燕顺道：“与却与你，且唤他出来，我有一句话说。”宋江便道：“我正要问他。”王矮虎便唤到厅前，那婆娘哭着告饶。宋江喝道：“你这泼妇！我好意救你下山，念你是个命官的恭人，你如何反将冤报？今日擒来，有何理说？”燕顺跳起身来便道：“这等淫妇，问他则甚！”拔出腰刀，一刀挥为两段。王矮虎见砍了这妇人，心中大怒，夺过一把朴刀，便要 and 燕顺交并。宋江等起身来劝住。宋江便道：“燕顺杀了这妇人也是。兄弟，你看我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，教他夫妻团圆完聚，尚兀自转过脸来叫丈夫害我。贤弟你留在身边，久后有损无益。宋江日后别娶一个好的，教贤弟满意。”燕顺道：“兄弟便是这等寻思，不杀了要他何用？久后必被他害了。”王矮虎被众人劝了，默默无言。燕顺喝叫小喽啰打扫过尸首血迹，且排筵席庆贺。

次日，宋江和黄信主婚，燕顺、王矮虎、郑天寿做媒说合，要花荣把妹子嫁与秦明。一应礼物，都是宋江和燕顺出备。吃了三五日筵席。自成亲之后，又过了五七日，小喽啰探得事情，上山来报道：“打听得青州慕容知府申将文书去中书省，

奏说反了花荣、秦明、黄信，要起大军来征剿扫荡清风山。”众好汉听罢，商量道：“此间小寨，不是久恋之地。倘或大军到来，四面围住，又无退步，如何迎敌？若再无粮草，必是难逃。可以计较个常便。”宋江道：“小可有一计，不知中得诸位心否？”当下众好汉都道：“愿闻良策，望兄长指教。”宋江道：“自这南方有个去处，地名唤做梁山泊，方圆八百馀里，中间宛子城、蓼儿洼。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军马，把住着水泊，官兵捕盗，不敢正眼觑他。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马，去那里入伙？”秦明道：“既然有这个去处，却是十分好。只是没人引进，他如何肯便纳我们？”宋江大笑，却把这打劫生辰纲金银一事，直说到刘唐寄书，将金子谢我，因此上杀了阎婆惜，逃走在江湖上。秦明听了，大喜道：“恁地，兄长正是他那里大恩人。事不宜迟，可以收拾起快去。”只就当日商量定了，便打并起十数辆车子，把老小并金银财物衣服行李等件，都装载车子上。共有三二百匹好马。小喽罗们有不愿去的，赍发他些银两，任从他下山去投别主；有愿去的编入队里，就和秦明带来的军汉，通有三五百人。宋江教分作三起下山，只做去收捕梁山泊的官军。山上都收拾的停当，装上车子，放起火来，把山寨烧做光地，分为三队下山。宋江便与花荣先引着四五十人，三五十骑马，簇拥着五七辆车子老小队仗先行；秦明、黄信引领八九十匹马和这应用车子作第二起；后面便是燕顺、王矮虎、郑天寿三个引着四五十匹马，一二百人。离了清风山，取路投梁山泊来。于路中见了这许多军民，旗号上又明明写着“收捕草寇官军”，因此无人敢来阻当。在路行五七日，离得青州远了。

且说宋江、花荣两个骑马在前头，背后车辆载着老小，与后面人马只隔着二十来里远近。前面到一个去处，地名唤对影山，两边两座高山，一般形势，中间却是一条大阔驿路。两个在马上正行之间，只听得前山里锣鸣鼓响。花荣便道：“前面必有强人。”把枪带住，取弓箭来整顿得端正，再插放飞鱼袋内。一面叫骑马的军士，催趲后面两起军马上来，且把车辆人马扎住了。宋江和花荣两个引了二十馀骑军马，向前探路。至前面半里多路，早见一簇人马，约有一百馀人，前面簇拥着一个骑马的年少壮士。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头上三叉冠，金圈玉钿；身上百花袍，锦织团花。甲披千道火龙鳞，带束一条红玛瑙。骑一匹胭脂抹就如龙马，使一条朱红画杆方天戟。背后小校，尽是红衣红甲。

那个壮士穿一身红，骑一匹赤马，立在山坡前，大叫道：“今日我和你比试，分个胜败，见个输赢。”只见对过山冈子背后，早拥出一队人马来，也有百十馀人，前面也捧着一个年少骑马的壮士。怎生模样？但见：

头上三叉冠，顶一团瑞雪；身上簇铁甲，披千点寒霜。素罗袍光射太阳，银花带色欺明月。坐下骑一匹征骠玉兽，手中轮一枝寒戟银蛟。背后小校，都是白衣白甲。

这个壮士穿一身白，骑一匹白马，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画戟。这一边都是素白旗号，那壁都是绛红旗号。只见两边红白旗摇，震地花腔鼓擂。那两个壮士更不打话，各挺手中画戟，纵坐下马，两个就中间大阔路上交锋，比试胜败。花荣和宋江见了，勒住马看时，果然是一对好厮杀。正是：

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才。但见绛霞影里，卷一道冻地冰霜；白雪光中，起几缕冲天火焰。故园冬暮，山茶和梅蕊争辉；上苑春浓，李粉共桃脂斗彩。这个按南方丙丁火，似焰摩天上走丹炉；那个按西方庚辛金，如泰华峰头翻玉井。宋无忌忿怒，骑火骡子飞走到人间；冯夷神生嗔，跨玉狻猊纵横临世上。左右红云侵白气，往来白雾间红霞。

当时两个壮士，各使方天画戟，斗到三十馀合，不分胜败。花荣和宋江两个在马上看了喝采。花荣一步步趲马向前看时，只见那两个壮士斗到间深里，这两枝戟上，一枝是金钱豹子尾，一枝是金钱五色幡，却搅做一团，上面绒绦结住了，那里分拆得开。花荣在马上看见了，便把马带住，左手去飞鱼袋内取弓，右手向走兽壶中拔箭，搭上箭，拽满弓，觑着豹尾绒绦较亲处，飏的一箭，恰好正把绒绦射断。只见两枝画戟分开做两下，那二百余人一齐喝声采。

那两个壮士便不斗，都纵马跑来，直到宋江、花荣马前，就马上欠身声喏，都道：“愿求神箭将军大名。”花荣在马上答道：“我这个义兄，乃是郓城县押司山东及时雨宋公明。我便是清风镇知寨小李广花荣。”那两个壮士听罢，扎住了戟，便下马，推金山，倒玉柱，都拜道：“闻名久矣。”宋江、花荣慌忙下马，扶起那两位壮士道：“介胄在身，未可讲礼。且请问二位壮士高姓大名。”那个穿红的说道：“小人姓吕名方，祖贯潭州人氏。平昔爱学吕布为人，因此习学这枝方天画戟，人都唤小人做小温侯吕方。因贩生药到山东，消折了本钱，不能勾还乡，权且占住这对影山，打家劫舍。近日走这个壮士来，要夺吕方的山寨。和他各分一山，他又不肯，因此每日下山厮杀。不想原来缘法注定，今日得遇及时雨尊颜，又遇得花将军，名不虚传。专听二公指教。”宋江又问这穿白的壮士高姓。那人答道：“小人姓郭名盛，祖贯四川嘉陵人氏，因贩水银货卖，黄河里遭风翻了船，回乡不得。原在嘉陵学得本处兵马张提辖的方天戟，向后使得精熟，人都称小人做赛仁贵郭盛。江湖上听得说对影山有个使戟的占住了山头，打家劫舍，因此一径来比并戟法夺山。连连战了十数日，不分胜败。不期今日得遇二公，天与之幸。”宋江把上件事都告诉了，“就与二位劝和如

何？”二位壮士大喜，都依允了。后队人马已都到了，一个个都引着相见了。吕方先请上山，杀牛宰马筵会。次日却是郭盛置酒设席筵宴。宋江就说他两个撞筹入伙，凑队上梁山泊去，投奔晁盖聚义。那两个欢天喜地，都依允了，便将两山人马点起，收拾了财物，待要起身。宋江便道：“且住，非是如此去。假如我这里有三五百人马投梁山泊去，他那里亦有探细的人在四十里探听。倘或只道我们来收捕他，不是耍处。等我和燕顺先去报知了，你们随后却来，还作三起而行。”花荣、秦明道：“兄长高见。正是如此计较，陆续进程。兄长先行半日，我等催督人马，随后起身来。”

且不说对影山人马陆续登程，只说宋江和燕顺各骑了马，带领随行十数人，先投梁山泊来。在路上行了两日，当日行到晌午时分，正走之间，只见官道傍边一个大酒店。宋江看了道：“孩儿们走得困乏，都叫买些酒吃了过去。”当时宋江和燕顺下了马，入酒店里来，叫孩儿们松了马肚带，都入酒店里坐。宋江和燕顺先入店里来看时，只有三副大座头，小座头不多几副。只见一副大座头上，先有一个在那里占了。宋江看那人时，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裹一顶猪嘴头巾，脑后两个太原府金不换纽扣铜环。上穿一领皂绸衫，腰系一条白搭膊，下面腿绑护膝，八搭麻鞋。桌子边倚着根短棒，横头上放着个衣包。

那人生得八尺来长，淡黄骨查脸，一双鲜眼，没根髭髯。宋江便叫酒保过来，说道：“我的伴当人多，我两个借你里面坐一坐。你叫那个客人移换那副大座头与我伴当们坐地吃些酒。”酒保应道：“小人理会得。”宋江与燕顺里面坐了，先叫酒保打酒来：“大碗先叫伴当一人三碗，有肉便买些来与他人吃，却来我这里斟酒。”酒保又见伴当们都立满在垆边，酒保却去看着那个公人模样的客人道：“有劳上下，那借这副大座头与里面两个官人的伴当坐一坐。”那汉嗔怪呼他做“上下”，便焦躁道：“也有个先后来后！甚么官人的伴当要换座头，老爷不换！”燕顺听了，对宋江道：“你看他无礼么？”宋江道：“由他便了，你也和他一般见识。”却把燕顺按住了。只见那汉转头看了宋江、燕顺冷笑。酒保又陪小心道：“上下，周全小人的买卖，换一换有何妨？”那汉大怒，拍着桌子道：“你这鸟男女好不识人！欺负老爷独自一个，要换座头。便是赵官家，老爷也整鸟不换！高则声，大脖子拳不认得你！”酒保道：“小人又不曾说甚么。”那汉喝道：“量你这厮敢说甚么！”燕顺听了，那里忍耐得住，便说道：“兀那汉子，你也鸟强！不换便罢，没可得鸟吓他。”那汉便跳起来，绰了短棒在手里，便应道：“我自骂他，要你多管！老爷天下只让得两个人，其余的都把来做脚底下的泥！”燕顺焦躁，便提起板凳，却待要打将去。宋江因见那人出语不俗，横身在里面劝解：“且都不要闹。我且请问你，你天下只让的那两个人？”

那汉道：“我说与你，惊得你呆了！”宋江道：“愿闻那两个好汉大名。”那汉道：“一个是沧州横海郡柴世宗的孙子，唤做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。”宋江暗暗的点头，又问道：“那一个是谁？”那汉道：“这一个又奢遮，是郓城县押司山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。”宋江看了燕顺暗笑。燕顺早把板凳放下了。那汉又道：“老爷只除了这两个，便是大宋皇帝，也不怕他！”宋江道：“你且住，我问你。你既说起这两个人，我却都认得。柴大官人、宋江，你在那里与他两个厮会？”那汉道：“你既认得，我不说谎。三年前在柴大官人庄上住了四个月有馀，只不曾见得宋公明。”宋江道：“你曾认得黑三郎么？”那汉道：“你既说起，我如今正要去寻他。”宋江问道：“谁教你寻他？”那汉道：“他的亲兄弟铁扇子宋清，教我寄家书去寻他。”

宋江听了大喜，向前拖住道：“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！只我便是黑三郎宋江。”那汉相了一面，便拜道：“天幸使令小弟得遇哥哥，争些儿错过，空去孔太公那里走一遭。”宋江便把那汉拖入里面，问道：“家中近日没甚事？”那汉道：“哥哥听禀：小人姓石名勇，原是大名府人氏。日常只靠放赌为生，本乡起小人一个异名，唤做石将军。为因赌博上一拳打死了个人，逃走在柴大官人庄上。多听得往来江湖上说哥哥大名，因此特去郓城县投奔哥哥，却又听得说道为事在逃。因见四郎，听得小人说起柴大官人来，却说哥哥在白虎山孔太公庄上，因此又令小弟要拜识哥哥。四郎特写这封家书与小人寄来孔太公庄上，如寻见哥哥时，‘可叫兄长作急回来’。”宋江见说，心中疑忌，便问道：“你到我庄上住了几日，曾见我父亲么？”石勇道：“小人在彼只住的一夜便来了，不曾得见太公。”宋江把上梁山泊一节都对石勇说了。石勇道：“小人自离了柴大官人庄上，江湖中也只闻得哥哥大名，疏财仗义，济困扶危。如今哥哥既去那里入伙，是必携带。”宋江道：“这个不必你说，何争你一个人。且来和燕顺厮见。”叫酒保一面这里斟酒，莫要别处去。三杯酒罢，石勇便去包裹内取出家书，慌忙递与宋江。宋江接来看时，封皮逆封着，又没平安二字。宋江心内越是疑惑，连忙扯开封皮，从头读至一半，后面写道：

父亲于今年正月初头，因病身故，见今停丧在家，专等哥哥来家迁葬。千万，千万！切不可误！宋清泣血奉书。

宋江读罢，叫声苦，不知高低，自把胸脯捶将起来，自骂道：“不孝逆子，做下非为，老父身亡，不能尽人子之道，畜生何异！”自把头去壁上磕撞，大哭起来。燕顺、石勇抱住。宋江哭得昏迷，半晌方才苏醒。燕顺、石勇两个劝道：“哥哥且省烦恼。”宋江便分付燕顺道：“不是我寡情薄意，其实只有这个老父记挂。今已殁了，只得星夜赶归去奔丧，教兄弟们自上山则个。”燕顺劝道：“哥哥，太公既已殁了，便到

家时，也不得见了。世上人无有不死的父母。且请宽心，引我们弟兄去了，那时小弟却陪侍哥哥归去奔丧，未为晚矣。自古道：蛇无头而不行。若无仁兄去时，他那里如何肯收留我们？”宋江道：“若等我送你们上山去时，误了我多少日期，却是使不得。我只写一封备细书札，都说在内，就带了石勇一发入伙，等他们一处上山。我如今不知便罢，既是天教我知了，正是度日如年，烧眉之急。我马也不要，从人也不带，一个连夜自赶回家。”燕顺、石勇那里留得住。

宋江问酒保借笔砚，讨了一幅纸，一头哭着，一面写书，再三叮咛在上面。写了，封皮不粘，交与燕顺收了。讨石勇的八搭麻鞋穿上，取了些银两藏放在身边，跨了一口腰刀，就拿了石勇的短棒，酒食都不肯沾唇，便出门要走。燕顺道：“哥哥也等秦总管、花知寨都来相见一面了，去也未迟。”宋江道：“我不等了，我的书去，并无阻滞。石家贤弟自说备细缘故，可为我上复众兄弟们，可怜见宋江奔丧之急，休怪则个。”宋江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，飞也似独自一个去了。

且说燕顺同石勇只就那店里吃了些酒食点心，还了酒钱，却教石勇骑了宋江的马，带了从人，只离酒店三五里路，寻个大客店，歇了等候。次日辰牌时分，全伙都到。燕顺、石勇接着，备细说宋江哥哥奔丧去了。众人都埋怨燕顺道：“你如何不留他一留？”石勇分说道：“他闻得父亲死了，恨不得自也寻死，如何肯停脚，巴不得飞到家里。写了一封备细书札在此，教我们只顾去，他那里看了书，并无阻滞。”花荣与秦明看了书，与众人商议道：“事在途中，进退两难，回又不得，散了又不成，只顾且去。还把书来封了，都到山上看，那里不容，却别作道理。”九个好汉并作一伙，带了三五百人马，渐近梁山泊来，寻大路上山。一行人马正在芦苇中过，只见水面上锣鼓振响。众人看时，漫山遍野，都是杂彩旗幡，水泊中棹出两只快船来。当先一只船上，摆着三五十个小喽啰，船头上中间坐着一个头领，乃是豹子头林冲。背后那只哨船上，也是三五十个小喽啰，船头上也坐着一个头领，乃是赤发鬼刘唐。前面林冲在船上喝问道：“汝等是甚么人？那里的官军？敢来收捕我们！教你人人皆死，个个不留，你也须知俺梁山泊的大名！”花荣、秦明等都下马立在岸边，答应道：“我等众人非是官军。有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哥哥书札在此，特来相投大寨入伙。”林冲听了道：“既有宋公明兄长的书札，且请过前面，到朱贵酒店里，先请书来看了，却来相请厮会。”船上把青旗只一招，芦苇里棹出一只小船，上有三个渔人，一个看船，两个上岸来说道：“你们众位将军都跟我来。”水面上见两只哨船，一只船上把白旗招动，铜锣响处，两只哨船一齐去了。一行众人看了，都惊呆了，说道：“端的此处，官军谁敢侵傍！我等山寨如何及得！”

众人跟着两个渔人，从大宽转直到旱地忽律朱贵酒店里。朱贵见说了，迎接众人都相见了，便叫放翻两头黄牛，散了分例酒食。讨书札看了，先向水亭上放一

枝响箭，射过对岸，芦苇中早摇过一只快船来。朱贵便唤小喽啰分付罢，叫把书先赍上山去报知。一面店里杀宰猪羊，管待九个好汉，把军马屯住，在四散歇了。第二日辰牌时分，只见军师吴学究自来朱贵酒店里迎接众人，一个个都相见了。叙礼罢，动问备细，早有二三十只大白棹船来接。吴用、朱贵邀请九位好汉下船，老小车辆人马行李亦各自都搬在各船上，前望金沙滩来。上得岸，松树径里，众多好汉随着晁头领，全副鼓乐来接。晁盖为头，与九个好汉相见了，迎上关来，各自乘马坐轿，直到聚义厅上，一对对讲礼罢。左边一带交椅上，却是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、林冲、刘唐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杜迁、宋万、朱贵、白胜。那时白日鼠白胜，数月之前，已从济州大牢里越狱，逃得到了山上入伙。皆是吴学究使人去用度，救得白胜脱身。右边一带交椅上，却是花荣、秦明、黄信、燕顺、王英、郑天寿、吕方、郭盛、石勇。列两行坐下，共是二十一位好汉。中间焚起一炉香来，各设了誓。当日大吹大擂，杀牛宰马筵席。一面叫新到火伴，厅下参拜了，自和小头目管待筵席。收拾了后山房舍，教搬老小家眷都安顿了。秦明、花荣在席上称赞宋公明许多好处，清风山报冤相杀一事，众头领听了大喜。后说吕方、郭盛两个比试戟法，花荣一箭射断絨绦，分开画戟。晁盖听罢，意思不信，口里含糊应道：“直如此射得亲切，改日却看比箭。”当日酒至半酣，食供数品，众头领都道：“且去山前闲玩一回，再来赴席。”当下二十一位头领相谦相让，下阶闲步乐情，观看山景。行至寨前第三关上，只听得空中数行宾鸿嘹唳。花荣寻思道：“晁盖却才意思，不信我射断絨绦。何不今日就此施逞些手段，教他们众人看，日后敬伏我？”把眼一观，随行人伴数内却有带弓箭的。花荣便问他讨过一张弓来，在手看时，却是一张泥金鹄画细弓，正中花荣意。急取过一枝好箭，便对晁盖道：“恰才兄长见说花荣射断絨绦，众头领似有不信之意。远远的有一行雁来，花荣未敢夸口，小弟这枝箭，要射雁行内第三只雁的头上。射不中时，众头领休笑。”花荣搭上箭，拽满弓，觑得亲切，望空中只一箭射去。看时，但见：

鹄画弓弯开秋月，雕翎箭迸寒星。塞雁排空，八字纵横不乱；将军拈箭，一发端的不差。孤影向云中倒坠，数声在草内哀鸣。血模糊半流绿梢翎，大寨下众人齐喝采。

当下花荣一箭，果然正中雁行内第三只，直坠落山坡下。急叫军士取来看时，那枝箭正穿在雁头上。晁盖和众头领看了，尽皆骇然，都称花荣做“神臂将军”。吴学究称赞道：“休言将军比小李广，便是养由基也不及神手，真乃是山寨有幸。”自此梁山泊无一个不钦敬花荣。众头领再回厅上筵会，到晚各自歇息。

次日，山寨中再备筵席，议定坐次。本是秦明才及花荣，因为花荣是秦明大舅，众人推让花荣在林冲肩下坐了第五位，秦明第六位，刘唐坐了第七位，黄信坐第八位，三阮之下，便是燕顺、王矮虎、吕方、郭盛、郑天寿、石勇、杜迁、宋万、朱贵、白胜，一行共是二十一个头领坐定。庆贺筵宴已毕，义聚梁山泊。山寨里添造大船屋宇，车辆什物，打造枪刀军器，铠甲头盔，整顿旌旗袍袄，弓弩箭矢，准备抵捕官军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宋江自离了村店，连夜赶归。当日申牌时候，奔到本乡村口张社长酒店里暂歇一歇。那张社长却和宋江家来往得好。张社长见了宋江容颜不乐，眼泪暗流。张社长动问道：“押司有年半来不到家中，今日且喜归来，如何尊颜有些烦恼，心中为甚不乐？且喜官事已遇赦了，必是减罪了。”宋江答道：“老叔自说得是。家中官事且靠后，只有一个生身老父殁了，如何不烦恼！”张社长大笑道：“押司真个也是作耍？令尊太公却才在我这里吃酒了回去，只有半个时辰来去，如何却说这话？”宋江道：“老叔休要取笑小侄。”便取出家书，教张社长看了：“兄弟宋清明明写道：父亲于今年正月初头殁了，专等我归来奔丧。”张社长看罢，说道：“呸，那得这般事！只午时前后和东村王太公在我这里吃酒了去，我如何肯说谎？”宋江听了，心中疑影，没做道理处。寻思了半晌，只等天晚，别了社长，便奔归家。入得庄门看时，没些动静。庄客见了宋江，都来参拜。宋江便问道：“我父亲和四郎有么？”庄客道：“太公每日望得押司眼穿，今得归来，却是欢喜。方才和东村里王社长，在村口张社长店里吃酒了回来，睡在里面房内。”宋江听了大惊，撇了短棒，径入草堂上来。只见宋清迎着哥哥便拜。宋江见了兄弟不戴孝，心中十分大怒，便指着宋清骂道：“你这忤逆畜生，是何道理！父亲见今在堂，如何却写书来戏弄我？教我两三遍自寻死处，一哭一个昏迷。你做这等不孝之子！”宋清恰待分说，只见屏风背后转出宋太公来，叫道：“我儿不要焦躁。这个不干你兄弟之事，是我每日思量要见你一面，因此教宋清只写道我殁了，你便归来得快。我又听得人说，白虎山地面多有强人，又怕你一时被人掳掠落草去了，做个不忠不孝的人，为此急急寄书去唤你归家。又得柴大官人那里来的石勇寄书去与你。这件事尽都是我主意，不干四郎之事，你休埋怨他。我恰才在张社长店里回来，睡在房里，听得是你归来了。”宋江听罢，纳头便拜太公，忧喜相伴。宋江又问父亲道：“不知近日官司如何？已经赦宥，必然减罪，适间张社长也这般说了。”宋太公道：“你兄弟宋清未回之时，多得朱仝、雷横的气力，向后只动了一个海捕文书，再也不曾来勾扰。我如今为何唤你归来？近闻朝廷册立皇太子，已降下一道赦书，应有民间犯了大罪，尽减一等科断，俱已行开各处施行。便是发露到官，也只该个徒流之罪，不道得害了性命。且由他，却又别作道理。”宋江又问道：“朱、雷二都头曾来庄上么？”宋清说道：“我